

## 楔子 婚禮差一拜

幾場春雨過後，田裡秧苗都豎起身量，郁郁青青長勢喜人，今年肯定又是個豐收年。

明明昨夜還下著雨，可一早太陽便露了臉，一下子功夫路面就乾透，眼看萬里無雲陽光普照，往來百姓抖落一身春寒，眼角眉梢透出笑意。

回想先帝病重那些年，旱災水澇疫病四起，邊關戰爭不斷，官員無心朝政，滿腦子勾心鬥角結黨站隊，人人盤算著從龍之功，各自扶持屬意的皇子，你迫我、我害你，使得多少英雄賢臣在惡鬥中殞命。

終於，新帝上位，平抑黨爭，增開恩科，選賢與能，君臣宵衣旰食通力合作，短短幾年貪官伏誅奸佞盡除，而武官開疆拓土、平定四方，將殘破不堪的大宋朝堂整頓出新景象。

朝堂穩、戰事止，農事勤、經濟豐，商鋪一間間開設，那些年的慘澹悲哀漸漸在人們記憶中淡去。

半月前，與南蠻的最後一場戰役結束，穆敘峰班師凱旋，皇帝帶領百官迎至城門，賞宅邸、封爵位，一時間穆家尊榮無限。

今兒個正是穆敘峰迎娶鳳陽長公主的大喜日子，皇帝看重長公主，親自下令由禮部籌辦婚禮，此刻鑼鼓喧天，爆竹震耳，滿滿當當的一百二十八抬嫁妝，令人目不暇給。

「穆將軍來了，穆將軍來了！」心心念念的英雄豪傑出現在眼前，少年滿心澎湃，不停揮舞雙手。

李三刀拍拍小江的肩膀，兩人互視一眼滿臉欣慰，他們就曉得穆小兄弟非池中魚，早晚要躍上龍門，如今光景……預料之中。

大牛點燃鞭炮，一陣劈里啪啦響，當年約定要給小兄弟買最長、最響的鞭炮，今兒個他們應約而來。

回想那年，官員尸位素餐，疫情不理，乾旱不甩，朝堂動盪，百姓不安，流民亂竄、盜賊四起，勾得諸鄰各國蠢蠢欲動，誰都想啃上一口，於是騷擾頻繁，燒殺擄掠無惡不作，令百姓們痛苦無邊。

可那時候的先帝與百官們做了什麼？他們戮殺秦將軍滿門，貪墨軍餉、剋扣糧草、陷害賢良……惡形惡狀罄竹難書。

幸好穆敘峰橫空出世，帶領秦家軍對抗敵軍，打完北齊打西周，對抗東夷，淨肅南蠻，還給百姓一片安樂國土。

「還以為穆將軍會迎娶林姑娘，沒想到……」婦人輕嘆，為林茉兒不值。

穆將軍返朝那日，林姑娘隨同官員在城門口迎候，身影嫋嫋娉婷，嬌弱的身子惹人心憐，五年等待、五年苦守，本以為能迎來無邊幸福，沒想到……青梅竹馬終究敵不過權勢尊貴，教人意難平。

「別多嘴！這門親事是皇帝親賜，禮部操辦，少年將軍本該配長公主。」

「就是就是，身為股肱，穆將軍的前程定不僅於此，他不娶長公主誰娶？」

婦人悶聲道：「我又沒說什麼，只是心生感嘆。」

「女人見識！若林姑娘當真對穆將軍有心，日後以貴妾迎娶，兩女共事一夫，舉案齊眉、和樂融融，豈不美哉？」

大紅花轎有點晃，安姍聽不見百姓議論，只聽得到笙簫樂聲，她握緊蘋果，手心滲出薄汗，喜帕底下的她雖沒有對婚姻的不安卻也難免心慌。

成親了啊……十八歲本該是念書、追逐青春、恣意瘋狂的年紀，哪裡曉得就要承擔起門楣，肩負起繁衍大計，不過對象是穆敘峰，她樂意。

五年的朝夕相處、晨昏共度，五年的同舟共濟、禍福與共，他們牽手走過刀山劍林，闖過無數危機，她陪他立功，他為她平反，他們是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另一半。

他說：我允諾此生不渝，一世唯有一妻。

她說：我允諾不離不棄，此生眼底唯有你。

他們都不擅長甜言蜜語，卻把所有的浪漫全都用在對方身上。

所有人都相信他們會圓滿，包括他們自己，他們的愛情將在今日蓋上官印，他們的幸福會於今日塵埃落定。

可以了，此生安姍再不奢求多餘。

迎親隊伍來到曾經的「丞相府」，如今上頭匾額換成「鎮國公府」，這是穆敘峰用一刀一劍以及滿身傷痕爭來的榮耀。

想不到吧，小小庶子本該為嫡子的墊腳石，卻硬是讓他冒出頭，改換了穆家門楣。

他嫡母柳氏的閨中好友站在道德制高點控訴穆敘峰不孝，指責他不接嫡母兄長進京共享榮耀，咒罵沒有長輩的婚禮，哪有人會承認這門親？

安姍冷笑回懟——皇上就是我們的長輩，莫非夫人覺得皇帝不是人？

正室嫡妻、妾室通房，千百年的紛爭無人能解，穆敘峰與安姍解不了也沒打算解，外人的惡意與不屑無所謂，他們只關注需要在乎的親人就行，但前提是外人別存了心思，非要把臉往他們的手前遞，畢竟打了失禮，不打又對不起對方的盛情邀請。

想到自己舌戰群婦、惡懟貴女的場景，安姍失笑，她的心靈小雞湯味道越來越雜，但實在是環境不允許她善良。

花轎停，穆敘峰下馬走近，他不太笑的，但碰到安姍，眼底眉梢無法控制，笑容狂溢，歡愉難隱。

手伸入轎簾內，輕聲道：「姍姍，到家了。」

短短五個字，訴說不盡的幸福感。

他終於有「家」，再不必卑躬屈膝寄人籬下，這座屋宇、這塊土地，完完全全地屬於他，他再不是孤身一人，而那個堅定站在自己身邊的女孩，終將與他一生一世。

「嗯。」掩在喜帕底下的笑容張揚，她認同他的話，在這個異鄉時空，她失去的家重新回來了。

安姍交出手，穆敘峰牢牢握緊，溫熱的掌心溫熱了兩顆心。

掀開轎簾，圍觀百姓就看著丰神俊朗、俊逸非凡的男子不顧禮數，將牽引新娘的

喜綢背在背上，彎腰將新娘打橫抱起。

百姓一陣驚呼後，立刻拍手鼓掌，大聲叫好讚賀，「穆將軍太寵新娘子。」穆敘峰笑意更盛，他怎能不寵？他被她寵了那麼多年，是她融化他冰封的心靈，是她讓他體會人生除卻痛苦還有一種滋味名喚喜悅，這樣的她值得他用生命去寵。安姍大方窩進他寬闊懷抱，盡情享受他的寵溺。對啊，她就是在宣誓主權，就是在對自己的假想敵公告勝利。

「累不累？」他在她頭頂輕問。

「睡兩個時辰就被挖起來焚香沐浴、開臉上妝，嫁衣裡裡外外十幾層，頂上幾十斤的鳳冠，又不給吃喝，唉……打死我都不二嫁。」

「放心，我打死也不會讓你二嫁。」穆敘峰大笑，想像喜帕下的她噘嘴、鼓腮幫子的可愛模樣。

「看你表現。」

「我跟喜娘說，省略繁文縟節，進洞房後你直接洗漱歇下。」

「我不必端坐在喜床上，聽那些貴婦人說吉祥話、未來該如何相夫教子嗎？」在怒懟群婦後，她認為自己有必要挽回形象。

「沒必要。」他的功勳是用刀槍積累出來，不須枕頭風相助。

「聽起來我的夫婿很厲害。」

「厲不厲害，晚上你自然知曉。」他們旁若無人地聊天，幸好周遭人聲鼎沸，掩蓋了兩人的聲音，否則這話被人聽去了，明日京城又有好談資。

他抱她踏過火盆，抱她來到花廳，輕輕把她放下。

「一拜天地。」他扶著安姍向外鞠躬。

「二拜高堂。」他扶她朝內，上首坐著他母親夏氏，一旁則放著他父親的牌位，兩人恭敬地行了一禮。

「夫妻交拜……」

兩人面對面，喜帕下，安姍彎起嘴角，心臟怦怦亂跳，因這一落拜……兩人的生命將一世交纏，但她很清楚，她不悔。

正準備彎腰，這時一聲嬌軟呼喚聲傳來，「峰哥哥。」

滿場賓客皆轉頭，安姍控制不住手抖，強撐著鎮定揭開喜帕。

身穿紫衫、滿面憔悴的林茉兒弱柳扶風般倚在廳門旁，淚目望向穆敘峰。

「茉兒？」穆敘峰皺眉。

林茉兒？安姍的一顆心瞬間沉入深淵。

她咬緊下唇，心道還是來了啊，以為能避開的說……

林茉兒跑到穆敘峰跟前，不管不顧地撲進他懷裡，她的柔弱、她的美麗、她的心痛、她的淚眼婆娑……全數落入安姍眼底。

像是兩點火星子，瞬間燎起安姍心中熊熊大火。

怎麼回事？所有人腦海中都浮上問號。

「茉兒，等一……」

「等不了。」林茉兒截下話，踮腳、紅唇湊近他耳畔，也不知說了什麼，在所有

人都尚未反應過來時已然轉身。

穆敘峰沉下濃眉，看著林茉兒的背影，兩個深呼吸後做出重大決定。

他轉頭看向安嫗，是太過默契了，她猜出他的「重大決定」，道：「不許去。」

他咬牙，垂眸道：「對不起。」

他居然說對不起？意思是要在眾目睽睽中拋下她，去追逐他的竹馬小青梅？

「如果你……」

她想威脅的，但他不給機會，淡淡丟下一句「等我」，運起輕功往外狂奔，轉眼便不見人影了。

在場的人都傻了，包括安嫗，她耳邊嗡嗡作響，再聽不見任何聲音，只聽得見自己心臟快速撞擊。

她冷了眉目，嘲諷的笑容露出，就說吧，哪有那麼容易的？有的人就是針，扎進去就再也拔不出去，林茉兒就是那根扎出他心頭血的金針啊。

其實她不是沒有設想過這一天，只是太習慣當縮頭烏龜了，以為不說、不想，事情就不會發生，但命運早就做好設定，該怎樣就是會怎樣。

她有一絲絲不甘，五年來的戰戰兢兢勤奮努力，最終是場鏡花水月。

思緒遠揚，她想起很久以前的夏天，想起一直沒有兌換的失戀礦泉水。

我睡過他的房間，喝過他的水，吃過他的剩飯，見過他的美，也見過他剛起床惺忪的容顏，這輩子就當我嫁過他了吧……

既然是命運不允許她擁有，好吧，就當嫁過了，嫁過就可以下定論，畢竟沒人規定王子公主就會永遠幸福。

五年的點點滴滴滑過眼眶，凝聚出點點晶瑩。

「嫋嫋別怕，峰哥兒很快就會回來的。」夏氏挽住她的手臂安撫道。

安嫗淒苦一笑，回來又怎樣？心變了，便一切都會改變。

他們是心裡裝著彼此的童年瑰麗，雖然命運曾經造就分離，但最終他們還是兜在一起，這才是女主男主該有的結局，只是啊……

他曾說：待我名滿華夏，許你嫁衣紅霞，許你當歌縱馬，許你共話桑麻。

她曾說：待我富貴榮華，許你十里桃花，許你青絲白髮，許你花前月下。

如今他名滿華夏而她富貴榮華，偏偏所有允諾弦斷英華，所有回憶皆成昨日黃花……沒事，人生本就是聚聚散散，賓客盈門、賓客散盡皆是一場繁華。

強撐起最後傲骨，安嫗揚聲道：「各位，今日婚禮不作數，但請別辜負廚子一番心意，還請大家留下來用膳，回去時，管事會將各位贈禮歸還。」

她不哭的，即使淚水在眼底凝聚……

朱弦斷，明鏡缺，錦水湯湯，與君長訣……

第一章 不凡庶子女

潮濕陰暗的監獄裡，微弱燈火跳耀，牢房中關押著穆家上下二十餘口。

前幾日這群老爺夫人、小姐少爺剛進來時，一個個慷慨激昂憤怒怨懟，咒罵聲毫不間斷，非要衙役狠狠甩上幾鞭子才肯消停。

連日剩菜餽水下肚，一個個失了精神，蔫蔫地斜靠著牆壁，斂目垂眉。

幾天幾夜沒洗澡，恭桶裡的穢物沒倒，味道熏得人欲作嘔，不大的空間裡安靜得讓人心慌，偶爾有小姑娘憋不住委屈，發出幾聲輕泣低吟，聽得心情越發悲涼。林氏再憋忍不住，狠狠踹上欄杆罵罵咧咧起來。

「還讓不讓人活了？穆爾陞、穆齊文父子犯錯，與二房何干？我們不過是遠房親戚，怎就要受此牽連？」

大房父子當大官，二房佔不了幾分好處，怎地他們犯錯砍頭，二房卻要連坐？吳氏心有不甘，想起自己巴結大房媳婦柳氏的慚屈勁兒，心頭竄起火苗，抓起鞋子往柳氏頭上砸去。

「啪！」她準頭不足，鞋子沒砸中柳氏，反打到穆齊文的妾室夏氏頭上。

夏氏柔弱低調，但她的兒女卻都性情剛強，兩人猛地轉頭，雙眼竄火狠狠瞪著吳氏，與娘親關在一處的穆曉曉想挺身，卻被夏氏拽緊。

「乖曉曉，別惹事。」夏氏的哀求讓穆曉曉硬是吞下滿腔憤怒。

沒打到正主，吳氏不肯罷休，脫下另一只鞋子再度丟去。

「天殺的穆家大房，二房好處沒傍上，卻要陪著你們一家爛心肝的去死，賊老天啊你不會開眼，大房一個個要剖心挖肝抽腸都行，各人造孽各人擔，憑什麼拉我們去死？」林氏邊敲打欄杆邊喊冤，「我們好端端的過日子卻天降橫禍，穆家祖宗啊，我兒大好年華就要生生被害死……」

聽著二房媳婦聲聲咒罵，穆爾陞一語不發，背脊越發佝僂，回想過往榮華，誰知竟會淪落如此下場。

穆爾陞是當朝宰相，出身貧寒、性格耿介，功成名就後族人眼看他仕途順利，兒子齊文也聰慧無比，十來歲就考上秀才，誰也不甘心一輩子當泥腿子，總有人上京求他幫忙。

穆爾陞重感情，不管關係再遠的親戚都來者不拒，幫著謀差事、幫著在京城立足，因而好名聲傳遍鄰里親戚。

在這些族人眼裡，丞相府就是個打秋風的地方，討到好處就可以走了，只有他親弟弟穆爾雄不這麼想。

穆家父母雙亡，穆爾陞與弟弟由族人收養，他被送往年邁的叔父家，叔父無子女，將他當成親生孩子，攢錢供他念書，穆爾陞也知恩圖報，發達後將老夫妻接到身邊奉養，直到老人家九十幾歲過世，更為他們丁憂守孝一年。

穆爾雄卻沒此等幸運，住在遠房伯父家的他被當成免費勞力，種田砍柴養雞洗衣事事都得做，卻混不到三頓飽飯，眼看自己吃盡苦頭，哥哥卻過著舒心的好日子，心頭越發憤恨不平，認定是哥哥虧欠自己，哥哥有了出息就該養著自家三代。

因為抱持著這樣的心態，讓穆爾雄的三對兒子媳婦、十個孫子孫女，理所當然地寄生在丞相府裡。

穆爾陞並未虧欠二房，身為長兄，他不僅認真教育兒孫，也供二房子孫念書，可惜讀書這事多少得有天分，二房子孫許是少了那一根筋，以至於一事無成，更加離不開穆家宅院。

誰曉得大樹傾倒猢猻四散，身為槲寄生的穆家二房跟著倒塌，他們不認受過的好

處，只有滿腔怨恨。

穆曉曉耳聽嬸嬸怒斥，輕咬嘴角笑得諷刺，什麼是人性？這便是人性。

大房從沒短少過二房吃穿用度，身為大房庶子女，她與弟弟的待遇尚且不及，如今有誰記得祖父恩情？

穆家二房祖輩父輩皆無營生，孫輩卻能文識字，過不了府院試卻依舊年年在私塾裡混日子，若非祖父照拂，他們一家子能順利在京城立足？

反觀自己和弟弟，在嫡母柳氏的打壓下不敢盼望進女學、國子監，不敢奢求上私塾家學，只求帳房先生能多教他們姊弟認識幾個字，誰知卻害得小弟弟胎死腹中，姨娘疾病纏身。

打懂事起姊弟便期盼著長大獨立，帶姨娘離開穆府是他們最大心願，可惜舉家入獄，願望瞬間消弭。

談怨恨？夏氏母子更有資格。

穆爾陞與兒子穆齊文都有本事，年紀輕輕就入朝為官，仕途順風順水。

穆齊文的嫡長子穆敘勤，勤勉上進見識卓越，前年考上二甲傳臚，在祖父的幫扶下入了翰林院。

嫡三子穆敘瑋、四子穆敘辰是雙胞胎，是國子監裡頭拔尖人物，而嫡女穆甄甄年紀小小已有才名。

嫡妻柳氏表面寬厚大度，暗地裡卻是心機重城府深，在她日夜折磨下，年紀輕輕的夏氏身體羸弱、形容憔悴；柳氏對庶子女更是欺凌壓榨，務求兩人低俗平庸上不了檯面，一世受人輕賤。

穆爾雄子嗣較豐，長子娶妻吳氏，有子女敘治、敘睿、敘潛、紋紋；次子娶妻林氏，生下二子敘端、敘凌；庶子娶妻周氏，育有兒女三人，璫璫、梓梓和敘元。下一代當中，敘勤、敘治已過十六，若皇上下令砍頭流放，不僅他和弟弟，穆齊文和二房的三個姪子，就連敘勤、敘治怕都保不住。

嘆息，穆爾陞明白，路走到這裡，穆家是散了。

穆甄甄餓得胃痛，她靠在母親懷裡低聲哭訴，「娘，這樣的日子我一天都過不下去了。」

過不下去？穆曉曉冷笑，這樣的生活於他們母子三人來說不過是日常。

「好孩子，聽娘的，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。」柳氏耐心勸說。

隔壁牢房的穆敘峰聽見母女對話，忍不住悶聲低笑，姨娘常拿這話勸說自己，結果呢？青山依舊在，卻再無柴禾可燃，他們很快就要滿門抄斬了，此生過得當真憋屈。

「娘拿銀子打點吧，我不要吃粗麵餅子，我想吃玫瑰餅。」

「嘆噓」一聲，穆曉曉再也忍耐不住，淪落到這番光景還叨念著玫瑰餅？

笑聲惹來柳氏的凌厲視線，過去穆曉曉會害怕，但死路橫在跟前還有什麼好怕？她就不信過奈何橋還要分嫡庶。

「峰哥兒，過來祖父這邊。」穆爾陞招手。

幾天下來，他算是看清楚了，錦繡康莊時分不清優劣，一旦落入泥淖便高下立見，

一直覺得勤哥兒性情沉著，雙胞胎聰慧睿智，可入獄短短數日只見他們自怨自艾、抱怨不歇。

所有的哥兒姐兒們尚能保持情緒平穩，謀事謀人的只有曉曉、敘峰姊弟，他們沒銀子卻能說服衙役為夏氏送藥，沒有勢力卻能佔住最舒坦的一角給夏氏歇息，不僅有智有謀還有顆純孝之心，其他孫輩無人有此特質。

穆敘峰走到祖父身前，雙腿盤坐。

穆曉曉擔心弟弟，透過鐵欄杆往祖父與弟弟方向看去。

穆爾陞看看穆曉曉再看看穆敘峰，姊弟倆都更像夏氏，有一張精緻絕麗的臉龐，深瞳長睫，眸如點漆，雪雕玉琢，素淨縟巧。

他是在峰哥兒五歲那年才第一次正視這個庶孫。記得那日天邊剛翻起一抹魚肚白，滿府下人尚未清醒，穆敘峰已經背著竹簍滿宅子撿拾落葉枯枝。

他出聲詢問，穆敘峰只淡淡回答說管事不給木炭，姨娘與姊姊凍病了。

不是告狀，也不期待有人為自己出頭，只是因有人問，他便闡述事實。

丟下話，穆敘峰轉身就走。

當時看著他的背影，穆爾陞突然想，如果給予機會他能走多遠？

為此，他悄悄送了「長工」進明苑。

「長工」說：峰哥兒資賦優異，曉曉不讓鬚眉。

穆爾陞以為能夠看到姊弟揚眉吐氣的那天，可惜……已無機會。「峰哥兒，能為祖父做件事嗎？」

「祖父請說。」

「你母親、姨娘和姊妹皆是柔弱女子，兄弟們從小金衣玉履沒受過苦，倘若他們還有一線生機，能不能請你諸多照應。」

照應？他看一眼柳氏，久久不回應。

果然還是記恨了，穆爾陞嘆息，是柳氏造孽太過，怎能怨得了孩子？

相似的話他曾經問過穆敘峰，那次自己的目光中甚至夾帶著幾分脅迫，但穆敘峰沒有妥協，他不帶喜怒地回問：「以德報怨，何以報德？」

他幽幽嘆息一聲，管不了也沒法子管了，只怪自己沒有即時端正家風，是自己罪孽深重。

就在穆爾陞放棄勸說時，終於聽得穆敘峰低聲回應，「我不會主動動手，只要他們不害我的家人。」

穆爾陞驚喜，這孩子終究肖似夏氏，性格純善、品德端方。

穆齊文不依，目光微閃，「意思是你不認嫡母、兄弟為家人？」

穆敘峰淡笑問：「我該認嗎？」說著，他將過短的衣袖往上推去，露出手臂上一塊塊青紫斑點，新舊傷夾雜、滿佈瘡痍。

穆齊文猛地倒抽氣，半晌開不了口，滿腹責難化為不可置信，在他不知道的時候，夏氏和孩子過著什麼樣的生活？

「世伯，小姪來探望您。」

一聲輕喚，眾人注意力被吸引，站在牢房外的是個三十來歲的中年文士，個頭不

高、身量矮小，長相斯文、皮膚白皙，他叫林汴，是七品縣令，家中清貧，全靠妻子嫁妝過活，膝下有一女名喚林茉兒，他與穆齊文是同窗，兩人情誼深厚，互為知己。

早些年林汴帶妻子外放為官，女兒寄養在穆家。

林茉兒聰明伶俐，樣貌極佳，穆家大房孫輩都與她交好，可惜她是早產兒，因此身子骨柔弱，生得楚楚可憐教人心疼。

六歲上下，穆齊文做主為穆敘峰與林茉兒定下親事，這讓大房嫡子們心生不滿，一朵鮮花不該插在討人厭的悶葫蘆上，太作踐人。

但柳氏極力促成這樁婚事，只因林家給不了庶子幫扶，她不允許姨娘出頭，更不允許庶子不平庸。

林茉兒靠近牢門，忍不住哽咽，緊拽穆敘峰衣袖，低聲輕喚，「峰哥哥，你受苦了。」

「我沒事，別哭。」

他想起她偷渡給自己的糖葫蘆，小小的手染滿紅色糖漿，當時她也是這樣拽緊他的衣袖，也忍不住哽咽說「峰哥哥，你受苦了」。

那次他被誣賴偷竊，挨柳氏一頓毒打，屁股被打爛下不了床，她把糖葫蘆湊到他嘴邊，巴巴道：「舔一口吧，很甜的，吃了甜的就會忘記痛。」

他舔了，但還是很痛，不過他笑著告訴她這法子很有用。

世間對他好的人稀少，所以他牢記每一次美好。

「他們都說穆家上下會被流放，是真的嗎？」

「也許吧，我不知道。」

這是最好的狀況，若皇帝禁不住孝子賢孫的耳邊風，給穆家定個滿門抄斬的大罪名，他們也只能受著，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。

動盪的朝局，紛亂的政治，穆家和秦府一樣都是皇子奪嫡的犧牲者。

因穆齊文圓融，當初在二皇子遞出橄欖枝時就說服父親點頭，但穆爾陞打定主意當純臣，硬著頭皮不受招撫，於是一封憑空出現的書信，穆丞相枉擔貪汙罪名。誰都知道這鱗水潑得太過分，可二皇子黨勢大，眾口鑠金，穆家沒罪也被說得有罪。

「我誰都不嫁，就等峰哥哥回來娶我。」她死命咬唇，咬得唇上滲出一點鮮紅。還回得來嗎？怕是難了，此去生死茫茫兩不知，女子青春有限，他豈能將她困住？單純美好如她，就該有個能護她一世的男子，更何況京城也再無穆家容身之地。

「我們退親吧。」平平穩穩的聲音不見情緒起伏。

聽聞此話，正往懷裡掏庚帖的林汴倏地看向穆敘峰，心想這孩子何等忠厚良善，可惜珍珠尚未發光就蒙塵。

林汴本就為退親而來，他只有這個女兒，怎捨得她守望門寡？

婚姻是一輩子的大事，他不貪女婿門楣富貴，只在乎品性擔當，峰哥兒是他瞧上眼的，他自然相信這孩子會是女兒的依靠，只可惜穆家時運不濟。

父母之愛子，則為之計深遠，他必須為女兒盤算徹底。

「我不要退親，我就等峰哥哥回來，勾手、約定。」她伸出小指頭。

「傻瓜。」壓下她的小指頭，他感動她的不離不棄。

「我就愛當峰哥哥的小傻瓜。」她雙眸含淚，可憐兮兮地仰望他，就想要這樣仰望一輩子。

看著依依不捨的兩人，穆敘勤滿肚子羨慕嫉妒恨。都說夫妻本是同林鳥，大難來時各分飛，茉兒可以抽身事外卻選擇與穆敘峰比翼同焚，可與自己訂親的禮部侍郎杜家卻不是如此。

昨天杜家人也來探監，但杜家姑娘沒有出現，杜侍郎更是連場面話都沒說，直接把庚帖交還父親……那杜姑娘遠不如林茉兒！

林汴看著兩小無猜的小兒女，什麼話都沒說，只是輕嘆著走到穆敘峰跟前長長一揖。

翁婿對視間，淺哂點頭，有了共同默契——這婚事作罷。

「成親是終身大事，萬萬不得任性，你過得不好，傷心的是生養你的爹娘，你不能只想著自己。若上天憐惜你我，我自然願意與你執手相待，可命運如此編排，我們自當順應時勢，各赴前程。」穆敘峰向來寡言，這是他第一次說這麼多話。這番通透言論讓穆爾陞、穆齊文眼底閃過一抹欣賞，他雖是庶子卻傳承了穆家風骨，想起昨日杜家退婚，穆敘勤雖沒反對卻滿嘴尖酸苛刻，讓杜侍郎下不了台，難掩尷尬匆匆離開，對比今天穆敘峰的處理方式，穆齊文第一次覺得自己有眼無珠虧待庶子。

「可是我……」林茉兒話沒說完就讓穆敘峰阻下，憋緊淚水，她咬牙道：「峰哥哥可不可以給我寫信？」

「不行。」他切斷她的妄念。

「那我給峰哥哥寫信。」

「我都不知道自會落腳何處，你如何來信？」

「不寫信那就託人捎口信，讓我知道你平安就行，可不可以？」抹掉眼角淚水，她幾乎是哀求了。

「忘記我也甭記掛我，讓伯父為你尋個夫婿，為他生兒育女操持家事，好好過日子。」

穆敘峰一句句拒絕引出林汴滿腔感激，夏氏更感激，感激林茉兒對兒子的實意真心。

看著眼前這幕，再回想昨日的杜府，柳氏更恨、更怨，憑什麼都走到這田地了，夏氏和她的孽種還要贏自己一頭？

就在林茉兒還想反駁時，一名太監領著數名侍衛，捧著明黃聖旨走進地牢，上頭交代了穆家的生死存亡。

長鞭打在穆敘瑋後背，他痛得齦牙咧嘴、面露猙獰卻不敢發出半點聲音，穆敘辰趕忙上前攬扶，快走幾步跟上前方隊伍。

嚴信冷眼看去，即使皇上放穆家一條生路，可二皇子性情殘暴，穆丞相得罪二皇子，這一路豈得安穩？

聖旨上寫了一一十六歲以上男丁午門斬首，十六歲以下男丁與婦人流放邊關，僕婢下人盡數發賣。

流放隊伍中，大房剩下柳氏、夏氏，嫡子女三人、庶子女兩人，共計七人，二房吳氏、林氏、周氏及其子女八人，兩房合計一十八人。

這群犯人只要有三成活著走到楠州，這趟差事便算圓滿，倘若有五成平安抵達，押解官還能得到額外獎賞。

看著走走停停的少爺小姐貴婦們，嚴信眼底閃過怒氣。

滿朝官員專心站隊奪嫡，無人肯幹實事，導致律法亂章，刑條紊亂，二皇子怕皇帝改變主意，本該聚集數百名罪犯才一起上路，如今也不等了，直接辦妥手續匆匆讓人上路，因此他們臉上未刺字，也未換上囚衣，這支罪犯隊伍人數嚴重不足，油水肯定刮不出幾斤。

想到這裡嚴信脾氣又暴躁起來，鞭子二度抽上穆敘瑋的背脊。

夏氏出城不久後就開始發低燒，深怕連累旁人，害得子女受苦，她咬緊牙關不敢吭半聲，硬是拖著腳步跟上隊伍。

穆敘峰不捨生母受苦，背起夏氏埋頭快走，穆曉曉眼看身子枯瘦的弟弟負載著他承擔不起的重量，再看著精神越發不繼的姨娘，鼻子酸得厲害，手背狠狠一抹，抹掉無用淚水，挺直背脊繼續往前。

眼看太陽即將下山，李三刀選了塊山腳平地休息，給犯人解開枷鎖後，小江麻利地從包袱裡拿出黑麵饅頭一人發一個，邊發邊道：「快快吃、早點睡，明兒個一早還要趕路。」

饅頭硬得跟石頭似的，啃半天牙都鬆了也咬不下一口，只能泡在水裡化開才勉強嚥得下去。

看著穆家人盯著饅頭生無可戀的模樣，嚴信笑歡了，色迷迷的目光逐一掃過隊伍裡的小姑娘，皮白膚嫩、容貌嬌美，教他心頭癢得很，他朝小江挑眉。

小江會意點頭，拿起另一個包袱，「我這裡有肉包子，想吃的話二十文一個。」

當差多年，押解官眼裡看的哪是朝廷給的那點兒俸祿，往罪犯身上刮皮才掙得多，可別以為抄家犯人就真是一窮二白，不說暗地裡藏下的，十里亭親朋好友送別多少也會塞點，有本事的押解官，半路上就能把他們身上的銀子榨得乾淨。

二十文一個？京城最貴的包子也不過兩文錢，這是十倍起跳啊。

所有人目光齊聚柳氏，等著她伸手掏銀子。

穆爾陞、穆齊文在朝為官多年，有不少門生故舊，雖礙於二皇子不敢出面，但也讓下人送了不少東西過來，鍋碗瓢盆、被褥乾糧、藥材糕點應有盡有。

柳氏算了算，銀票銀兩有三千多兩，這些夠他們一家四口平安到達楠州買地建房，運氣好的話兒子們還能繼續讀書，重新圖謀仕途。

「娘，我想吃包子。」穆甄甄扯扯柳氏的衣袖，聲音軟軟糯糯。

「行。」柳氏掏出一百二十文讓穆敘辰去換包子。

包子送過來，兒子兩個，自己和女兒各一個，終於吃上一頓飽食，看兒女心滿意足的模樣，柳氏心底泛酸，不過是兩顆包子，那是孩子們連看都不會看上一眼的糙食，如今卻……

看著靠在一起的夏氏和穆敘峰、穆曉曉，她心頭一把火蹭地飛竄上來，她的敘勤、她一輩子最大的指望啊……

年滿十九的穆敘勤連同他父親、祖父都在抄斬名單內。

柳氏詛咒過無數遍，為什麼死的是她的心肝肉不是穆敘峰那狼崽子？

「怎麼就你們吃著，我們光看著？」二房大媳婦吳氏上前，怒指柳氏。

「公公與相公已經養你們一窩子蠹蟲二十幾年，他們都不在了，難道還要我一個婦道人家繼續養著？」

「若不是你公公惹下滔天大禍，我們會受牽連？」

「意思是我公公做錯？要不是他老人家接你們一家老小入京，二十三年前那場瘟疫，二房早就死絕了，哪還等得到今日這場禍事。」

過去柳氏是高高在上的相府夫人，同這等上不了檯面的親戚拌嘴，她嫌棄落了身分，可現在再無身分顧慮，刻薄些又何妨。

「還說什麼大家閨秀，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道理你不懂？我們都姓穆，難道你要眼睜睜看我們一家餓死。」二房二媳婦林氏破口大罵。

「我家榮華的時候你們沒少吸血，我家倒楣的時候你們沒少惡毒，能同甘不能共苦的親戚不要也罷。」高貴的柳氏口氣溫和不見一絲火氣，卻懾得林氏無言以對。

「意思是要分家？」吳氏打定主意，無論如何都要咬下柳氏一口肉。

「弟妹可真愛說笑？公公與叔父早在四十年前就分完家，祖父母過世後，家裡四畝田、祖宅、耕牛和糧食全隨叔父進了伯公家裡，我依稀記得前幾年叔父特地回老家一趟，以公公之名逼迫伯公把東西還回來，可那些東西我卻不記得有哪樣進了大房口袋。」

柳氏冷笑不止，想吃她的肉？怎不先看看自己牙口夠不夠硬。

「不管，若你一心吃獨食，不理會我們死活，我做鬼都不放過你。不活啦，穆家祖宗睜睜眼，這天殺的柳氏要害我們二房性命……」林氏往地上一坐，手舞足蹈開始撒潑。

柳氏本就能幹精明，她只有讓人脫一層皮的分，哪能讓人脫了皮。「那就等你做了鬼再說。」輕飄飄丟下一句話，她忙著招呼自家兒女趕緊吃包子，就當林氏給他們唱戲。

吳氏心知柳氏沒說錯，本就是兩家人，人家確實沒義務管他們吃喝，只不過現在哪是講道理的時候？

「本就是大房欠二房的，若當年被送到叔公家裡的是我公公，那麼就是我家公公當官，好處哪會輪到大房頭上。」

「行，你不管我們，那夏姨娘呢？峰哥兒、曉曉呢？他們可也是大哥的親生子，你總不能只管自己生的，卻讓他們啃樹根。」林氏把夏氏拉進戰場。

見柳氏不理會，吳氏往夏氏走去，低聲慇懃起來，「這個家你得分，否則你兒子

女兒沒法子活著到楠州。」

夏氏生性懦弱膽小，且長年受柳氏欺壓，她不敢違抗，連連擺手，「不行的，老爺沒讓我們分家。」

一聽見這話，林氏立刻添柴加火，「妳可得想清楚了，在柳氏手下，你們母子都活成什麼樣了？過去就算了，人家是堂堂相府大夫人，身為妾室妳自該謹守本分，可現在大家都是罪犯，妳不需要怕她。」

吳氏道：「柳氏打心底瞧不起你們一家三口，妳若服軟示弱，讓她繼續端著主母身分，想想日後缺銀子花用她會不會賣了妳，再賣掉峰哥兒和曉曉？」

這話嚇得夏氏手足無措，忙道：「不會的，夫人最重視聲名，萬萬不會讓人說三道四戳脊梁骨，而且我會刺繡做衣裳，能給家裡添進項。」

夏氏想得天真，只要自己有用處，夫人就會留下他們。

「都是罪犯還能端著名聲說話？退一萬步說，就算妳能織布刺繡不至於被發賣，那峰哥兒和曉曉呢？曉曉已經十六歲，過去看在相爺的面子多少人想與曉曉結親，可她不樂見曉曉好嫁，故意推三阻四，打定主意把曉曉拖成老姑娘。」

「只要妳不分家，柳氏就是主母，妳自甘為奴為婢就算了，萬一她扯著替庶子女盤算親事的大旗，為聘金把曉曉嫁給虐妻老鰥夫，為彩禮讓峰哥兒當倒插門女婿，到時妳哭天喊地都沒人能救妳。」林氏諄諄勸說。

穆曉曉和穆敘峰互看一眼，都明白林氏、吳氏此舉所為何來，她們認定姨娘性子綿軟，只要能哄得她分家就能拐走分家銀，但柳氏豈是她們能算計的？想多了。姊弟倆清楚她們的私心卻不出聲阻止，只因有件事是對的一一不分家，他們的死活就操縱在柳氏手上。

祖父與父親已成刀下亡魂，柳氏再無所忌憚，想掐死他們有何難？

夏氏沒了主意，惶惶不安地看向兒子女兒，「峰哥兒、曉曉，你們覺得……」

「嬸嬸說得對，是該分家。」姊弟倆口徑一致。

見他們都同意，林氏、吳氏眼睛瞬間發亮，「就說這兩個孩子是有主意的，夏姨娘，以後妳要多聽聽兒子女兒的話。」

「有二房幫忙，柳氏不敢虧待你們的。」吳氏拍胸脯保證。

勸定了夏氏，林氏朝柳氏走去，手一伸就問：「夏姨娘、曉曉和峰哥兒的包子呢？可不能你們自己吃得肚圓卻餓死其他孩子。」

「不是有黑麵饅頭？」穆敘辰冷笑，下賤庶子想與他們平起平坐？沒門。

穆甄甄翻了個白眼，一臉不屑地道：「賤種還要吃包子，作夢去吧。」

「小小姑娘嘴巴如此惡毒？還才女呢，分明是沒家教的下賤蹄子。」林氏破罐子破摔，反正不再傍著大房吃飯，誰也不比誰高貴。

「大房的事與妳何干？」

「這是同長輩說話的口氣？妳娘就是這樣教妳？」

「妳這種大字不識的蠢婦，沒資格在我面前充長輩。」

「穆甄甄，妳要翻天了嗎？」

穆甄甄還想反駁，卻被柳氏阻攔，「妳有力氣就管管妳家那幾張嘴，別賊眉鼠眼

老盯著我家包子，分不分家與你無關，甭閒吃蘿蔔淡操心。」

「路見不平誰都能跳出來講幾句，我們可是聽得真真的，那些下人說銀兩禮物是為穆府上下準備的，好讓我們能順利平安抵達楠州，如今你非要說那是大房的東西，也行，總歸他們是承了伯父與大哥的照顧才會特地送來，峰哥兒和曉曉也是大哥子嗣。要麼你們吃啥他們吃啥，要麼分家，銀子拿出來分一分，以後各過各的日子，誰也不必照管誰。」

路見不平？柳氏大笑，連穆曉曉、穆敘峰都能看出的把戲，她能不懂？

柳氏看著夏氏，寒聲問：「夏姨娘，你想分家嗎？」

夏氏不想，穆曉曉是女孩，穆敘峰年紀尚幼，自己又是個懦弱無用的，她害怕失去倚仗，更害怕遇事無力解決，但兒女都同意分家，再加上林氏嘴裡的老鰥夫、倒插門女婿，於是咬牙心一橫，重重點頭道：「還是……分家好了。」

「才離開京城幾日膽子就肥了，看不出你是這種人。」冷笑斜眉，柳氏森冷目光瞄準夏氏，嚇得她想把話呞回去。

「夫人，要不……也給曉曉、峰哥兒吃包子，那麼我們就不必分……」

「想得美！也不掂量自己幾斤幾兩重，既然你想分家就分家吧，只要你們母子自願淨身出戶，我便給你們一張斷親書，自此往後我們母子與你們再無干係。」

林氏氣得原地跳起，她們鬧大半天可不是為著白忙一場啊。

「我不同意！柳氏，你有沒有人性？欺負孤兒寡母有意思嗎？你非要逼死他們母子？」

「在場的誰不是孤兒寡母？何況又不是我讓他們分家的。」

「你真不怕天打雷劈，不怕穆家祖先從墳裡跳出來找你算帳？」

「算什麼帳？是算我想方設法維護嫡出子女權益的帳，還是算我想維護一家子團聚的帳？林氏、吳氏，我不說不代表我啥都不知道，過去我只是懶得理會可不是眼盲心瞎。畢竟我再沒人性也沒有弄死庶子女，比起你們，我算得上仁愛慈善了，若真有天打雷劈也得挨個而來，總得先把兩手沾血的惡婦先給劈過才輪得到我。」柳氏再次把林氏、吳氏堵得語噎。

「你、你就是潑婦一個，還成天裝賢良。」

柳氏看著被自己打壓的妯娌，笑問：「夏姨娘，考慮得怎樣？還想要分家嗎？」

看著慣使用軟刀子的柳氏，穆敘峰斬釘截鐵道：「分家。」

「這是你們做的決定，以後可千萬別後悔。」

柳氏從公公、丈夫同僚送來的竹簍裡找出筆墨，讓穆敘瑋寫下分家斷親書，按下手印、遞到夏氏手邊。

穆敘峰迅速讀過後，毫不猶豫地按下指印，吹乾、折起，妥妥貼貼地收進懷裡。

柳氏勾起諷刺笑意，刻意問女兒，「甄甄還餓不？」

「還餓。」

「敘辰，再買幾個包子，往後少養三個人，咱們吃喝也能寬裕幾分。」柳氏挑釁地看一眼夏氏。

穆曉曉勾住夏氏手臂，道：「娘別聽她的，難道不分家我們就能吃包子？」

她很高興，至少分家後她就能喊一聲娘親，再不必守著破規矩喊姨娘。

冷漠的穆敘峰握緊母親的手，鄭重道：「我定不讓娘親和姊姊餓著。」

「我才不怕餓著，只要我們母子能守在一起不被欺負就夠了，何況哪會餓著啊？」

不是還有黑麵饅頭。」說完穆曉曉調皮地咬下一口，磕牙但是高興。

難得見兒子女兒開心，夏氏雖然還有些許不安，但只要孩子不再受折磨就好。

母子邊吃邊笑，樂呵呵的，連不愛說話的穆敘峰都多說上幾句。

望著這幕母慈子孝，再看看愁容滿面、抱怨不斷的兒女，柳氏滿腔妒火蹭蹭地往上竄，磨著後槽牙、緊起拳頭，額頭青筋往外冒。

她早早就發覺夏氏那雙兒女早慧靈動，因此處處壓制、不讓他們有機會出頭，明裡暗地也曾動過無數次手腳，偏偏兩人運氣奇佳總能平安脫逃。

憑什麼夏氏能生出穆曉曉和穆敘峰？她就是個強盜小偷啊，不但偷走她的丈夫，還偷走她原該幸福的一輩子，這等毒婦沒有資格快樂。

她與相公青梅竹馬少年情濃，他們本該一世美滿無憂，是夏氏橫刀奪愛破壞她的平安喜樂，她怨恨夏氏，日夜詛咒，但求夏氏早死，盼她挫骨揚灰，永世不得翻身。

柳氏越看越恨，她對天發誓，此生與夏氏為敵，不死不休。

穆敘峰與母親、姊姊說過話後，走到一旁同李三刀低聲交涉，最後以分出一半獵物做條件，允許他離開隊伍一個時辰。

叮囑夏氏和穆曉曉幾句後，穆敘峰摸摸小江借給自己的弓箭朝山林前行。

直到再看不見穆敘峰背影，柳氏起身在嚴信跟前站定，「你昨天提的事，我允了。」

大牛忍不住說公道話，「腦子有病，人家已經與妳斷絕關係，妳有啥資格賣女求榮？」

「斷親書有誰見證了？是里正村長還是在知縣大人面前過了明路？那等子東西，我就算簽上百張也沒用，世間道理改不了，庶子女本就是替嫡子女鋪路的工具。」

小江、李三刀、大牛等人聽完這話，就算他們見多識廣也忍不住瞠目結舌，好惡毒、好奸詐，夏氏子女要好處時甭想，誰讓他們已經斷親分家；柳氏想要得利時，那斷親書便連草紙都不如。

夠狠也夠賤，原來她生的兒女是人，姨娘生的全是畜生。

大牛想爭辯卻被李三刀壓下，「別招惹嚴信，他姊夫是縣老爺，隨便給你扣頂帽子，你這差事就不保了。」

「可是……」話沒說完，小江一把捂住他嘴巴。

柳氏問：「嚴爺說話算話，到鎮上立刻幫我買驢車，且我孩兒再不必戴枷鎖上路。」

嚴信想也不想立即應下，反正這裡他說了算，就算回去被告到上頭……嘻嘻，他當真不害怕，如今上頭的人一個個忙著收權斂財，誰有心思管此等芝麻小事。「爺自然說話算話，驢車的錢拿來。」

嚴信掌心朝上攤開，柳氏掏出五十兩銀票放進去，看著對方笑咪咪地把銀票收入

懷裡。

交了銀子，柳氏回到兒女身邊。

嚴信懂得有錢大家賺、免得被眼紅的道理，掏出幾塊碎銀分給眾人，「見者有份。」

「嚴哥……不好吧，姑娘身邊還有個小兄弟，看起來頗有幾分本事。」大牛忍不住還是多講兩句。

「我呸，有啥本事，不過是個毛沒長齊的小子，他要是個聰明的，明兒個起就會逮著爺喊姊夫。」嚴信仰頭吞下幾口烈酒，身子暖了，慾望跟著攀升，起身就朝夏氏母女倆走去。

「娘的，做這等骯髒事就不怕生兒子沒屁眼？」大牛忿忿咬牙。

「骯髒事他做得還少？人家兒子一個個往外冒，屁眼全都長得很齊全。」小江也悶，只不過這種事看得太多，心知多說無益。

李三刀無奈地對大牛說：「你生氣也沒用，今天這事就算鬧出來嚴信也不會受罰，畢竟柳氏雖惡毒卻沒說錯，沒到官府備案的斷親書等同白搭，妾為婢，身為正室主母確實有資格拿捏妾生子女。」

嚴信喜孜孜地走到夏氏跟前，抹抹嘴邊口水，將穆曉曉一把提溜起來。

夏氏受到驚嚇，連忙拉住女兒，「官爺要做什麼？我們沒惹事啊。」

「誰說妳們惹事？我這是要提攜妳們，只要小姑娘把爺給伺候舒服了，打明兒個開始妳們頓頓有白麵包子吃。」

「不要，不可以，我女兒可是冰清玉潔的好姑娘。」

「哈哈，不是冰清玉潔爺還不想要呢。」

「求求官爺，我把命給你，你放了我女兒吧。」

「誰要妳的命？走開！」他抬腳朝夏氏踹去，踹得她瘦弱的身子往後飛，後背重重撞上樹幹，登時噴出一口鮮血。

穆曉曉豈肯就範，她手腳並用拳打腳踢，指甲往嚴信臉上一劃，瞬間見血。

嚴信吃痛，一巴掌使勁兒甩在她臉上，她臉頰頓時高高腫起，更被打得腦袋嗡嗡作響。「賤蹄子敢撓我，誰給妳的膽子？」

眼看這邊鬧成一團，二房幾個媳婦嚇得把自己的女兒牢牢護在身後，只有周氏急得團團轉，剛想上前就被吳氏、林氏一把按住。

「妳想遭罪，可別把我們拖下水。」

柳氏冷眼看著，嘴角上揚，分家斷親她沒意見，但這仇……斷不了，至死方休！

夏氏強忍疼痛爬上前，雙膝跪地拚命磕頭，「求求大爺饒了我們，我給大爺當牛做馬，只要您放過曉曉，我什麼都可以給、什麼都可以做。」

好事被阻，嚴信心煩意亂，火氣全撒在夏氏身上，拳頭打得夏氏臉上青紅交錯，再朝她的肚子猛踹，幾下功夫，夏氏再無還手之力。

呸地吐出一口濃痰，嚴信把掙扎不休的穆曉曉往肩膀一扛，轉身往樹林裡走去。

夏氏嚇壞了，她強撐起身子，瘋狂地跟吳氏、林氏、周氏磕頭。

「求求妳們救曉曉，那是我的心肝啊，求妳們……」她又撲跪到柳氏跟前磕頭，額頭磕出一片青紫色，「夫人，求您看在老爺分上救救曉曉。」

林氏怒道：「蠢貨，妳還求她，就是她把曉曉賣掉的，明兒個起她尊貴的兒女不但不必戴枷鎖，還有驢車可搭。」

夏氏花半晌功夫才理解林氏的話，她不敢置信地看向柳氏，茫然的目光光緩緩升起一抹悲憤，「不可能，我們已經分家斷親，妳不能賣掉曉曉！」

對於她的悲憤，柳氏心底隱隱升起愜意，夏氏越痛苦她就越痛快。她俯視夏氏，掛起高傲冷笑，「不過是個下賤胚子，有人肯買，妳該燒高香。」

那是她視若珍寶的女兒啊！夏氏大口大口喘著氣，自卑怯懦的她衝破長年壓抑自己的高牆，她放聲尖叫朝柳氏撲去。

夏氏發瘋了，她死命拽住柳氏的頭髮，張口往她臉上啃去，鎖緊牙關，撕咬下半塊肉。

養尊處優的雙胞胎哪裡見過這種血腥場面，早已嚇得一動也不動，眼看娘親滿臉血花，穆甄甄四下張望，撿起石頭朝夏氏後腦砸，瞬間便一道血花噴出……

Crescent